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九

列傳

宋 六十三

孫覺 覽　李常　李周

鮮于侁　顧臨　李之純 之儀

王覿 俊義　馬默　劉安世

鄒浩 田畫 王回 曾誕　陳瓘　任伯雨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為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為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為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遷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當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

為難終享其易葢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功用之士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内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賢人日遠其為禍患尚可言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郤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即奏疏如所言神宗以為希旨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修

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為助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特以為利之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王呂果交惡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

公取息重於莽時况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絶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説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覺既受命復奏辭不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

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遂以覺為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沒水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為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喪求解官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為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伍連徙亳揚徐州知應天府入為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時諫

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之確竟去縝白上遷覺給事中辭曰間者執政畏人議已則遷官以餌之顧與縝俱罷踰月縝去進吏部侍郎領右選在選萬五千員闕纔五之二至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親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敗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為限擢御史中丞以疾

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
觀以歸卒年六十三紹聖中以覺為元祐黨奪職追兩
官徽宗即位復官職弟覽
覽字傳師擢進士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虐士卒謀
因大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群語不顧覽呼諭
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耶皆感
謝就列屯將徐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神宗壯其
材以為司農主簿舒亶判寺且兼諫院欲引覽自助覽

拒不答亶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入為右司員外郎荆湖開疆命往度其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官置戍以為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使還為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江淮荆浙發運副使按宋史本傳作江淮發運使東都事畧作江淮荆浙發運副使考文獻通考慶歷七年以後不置正使止設發運副使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至紹興八年始復置正使此係神宗年間事據文獻通考改進寶文閣待

制改知渭州夏人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移告立按正其罪竄諸房陵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户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為寨秦晉之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五萬而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為動相持益久忽令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勲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

遣紐削歴知河南永興徙成都辭不行降為寶文閣待

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擢進士第調江州判官宣州

觀察推官熙寧初為祕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為三

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疏言

條列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

傳會經義人且大駭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

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安

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歷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為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才慮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詔百官轉對常應詔上七事曰崇廉恥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彼已可久者確

今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為兩科以盡所長初河決小吴議者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按秦觀撰常行狀作蘇村口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諫官劉安世以吴處厚繳蔡確詩為謗訕因力攻確常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道卒年六十四按宋史此

下有孔文仲及弟武仲平仲傳俱改入孔氏後傳此從刪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調長安尉歲饑官為粥以食餓者民坌集不可禁周設梐枑間老少男女無一亂者轉洪洞令縣之南有澗支流溢入歲賦菑棲調徒過之周始築新隄民不告病改知雲安縣鹽井之征且百萬通判施州州介羣獠不習服牛之利為辟田數千畝選謫戍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將薦為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

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舉士孫
固以周闓神宗召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
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
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勤遠略致百姓窮困聚為盜賊
懼成腹心之憂神宗頷之將以為御史執政意其異己
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請釃洧河
為六渠以益鉗盧陂水周曰洧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
患決溢若又導之必致為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費

已不背盡姑鑿其一而試之卒無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没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慈聖后復土充職陵下中貴人至者旁午次舍帝幕競為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寢苫枕塊奈何又從而侈乎訖役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周獨否哲宗立召為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畀以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為嘉勒氏所有為吾藩籬今嘉勒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是盡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

御進榷工部侍郎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恩禮如待

制徙鳳翔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修撰卒

年八十紹聖中追貶賀州别駕後復舊職周自為小官

沈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薛向使三司欲辟為屬及相

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舉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

歷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與又條當世之失

有四其語剴切唐介稱其名於上官交章論薦侁盛言

李景陽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為賢調縣令攝治婺源惡類屏跡通判綿州前吏狃貪成風至課卒伍供薪炭芻豆醬果蔬多取贏直佗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趙抃薦於朝未及用從何郯辟簽書永興軍判官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日空其獄神宗詔求直言佗為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其文又以范鎮薦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佗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

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章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侁文學可用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助役法行詒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神宗是侁議使頒諸路為式因黜瑜而升侁副使仍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

與民自不願宜能彊之哉左藏庫使周永懿守利州貪虐不法前使者莫敢問侁捕械於獄流之衡湘因請更以文臣為守併易班行領縣事凡居部九年治所去閬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按秦觀撰侁行狀云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處之鄉人無異議者蘇軾云云宋史本傳止云侁待姻戚無所私各得其歡心附識二稅輸絹綿侁奏聽民以畸零納直其役有李元輔者輒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之法何可改益侁

姪師中亦居是職故稱老以別之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議欲勿塞侁言東州滙澤惟兩濼夏秋雨淫猶溢而害若縱大河注其中民為魚矣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為一以侁為轉運使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為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復以侁使京東司馬

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傾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為太常少卿時從議神宗廟配享有欲用王安石吳充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夫侁見哲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制舉誠取士之要國朝尤為得人王安石用事諱人詆訾新政遂廢其科今方搜羅俊賢廓通言路宜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兩省

諫官相往來減特奏言舉人嚴出官之法京東鹽得通商復三路義勇以寛保甲罷戎瀘保甲以寛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卒年六十九後削職入元祐黨籍（按東都事略增）侁刻意經術為范鎮孫復等所推許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宋玉不可及也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皇祐中舉説書科為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神宗以臨喜論

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為本動静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請知潁州入為吏部郎中祕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為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等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駮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

倖之流側目畏憚宜留寘左右以補闕遺别選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埶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支

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彦先受邕吏金命之純往究其端乃起於出婢之口以為蕪俚之言不治彦先得免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蜀郡人恃此為生百年柰何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斂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為右司郎中轉太僕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滄州

召為戶部侍郎未至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為戶部三遷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隨省吏視其前後批以制緩急之序是為胥吏顓處命令也若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長貳隨其所承行止必稟而後決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燮理陰陽輔相之職間者國論稍虧雍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董敦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

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皆以監司罷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蘇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舉進士從蘇軾於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内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為范純仁遺表及行狀編管太平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為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

王覿字明叟泰州如臯人第進士熙寧中為編修三司令式刪定官出為潤州推官二浙旱郡遣吏視苗傷承監司風旨不敢多除税覿受檄覆按歎曰旱勢如是民食已絶倒廩贍之猶懼不克濟尚可責以賦邪盡除之監司怒會朝廷遣使賑貸覿為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除司農寺主簿轉為丞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潁昌辟簽書判官坐危屏居累年起為太僕丞徙太常哲宗立呂公著范純仁薦

其可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姦既黜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覿言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下者黜陟之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為善者勸黜一惡而

天下之為惡者懼豈以為惡者懼而朝廷亦為之懼哉
覿言雖切然不能止也夏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覿曰小
羌窺我厭兵故桀驁若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
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備而在廟謨翕張取予之權必
持重而後可洮東擒果莊檻至闕下覿曰老羌雖就擒
其子統衆如故安可遽戮以貫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
以示含容好生之德又疏將帥非其人者請易之茶鹽
之害民者請革之至逋債賑贍賦斂科須皆指陳其故

差役法復行覲以為朝廷意在便民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夫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采擬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而復常平舊法曰聚斂之臣惟知罔利自媒不顧後害以國家之尊而與民爭錐刀之利無以示天下又言刑罰世輕世重熙寧大臣謂刑罰不重則人無所憚今法令已行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質厚通練之士載加芟正於是置局編彙俾覲預焉大抵皆用中典元祐敕

是也神宗復唐制諫官分列兩省至是大臣議徙之外門而以其直舍爲制敕院覿爭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奪諫省以廣吏舍信胥吏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也乃不果徙覿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説朱光庭訐蘇軾館職策問吕陶辯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説覿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爾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問尋改右司員外郎未

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以論尚書右丞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劾其不可執政出知潤州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王覿前論蘇軾事言不當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持論甚正乃忽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因而劾之前後自相矛盾而范純仁既曰朝臣本無黨又曰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則人為積習所錮恬不為怪

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覿窮其姦狀寘於法一郡肅然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豊稷偕使遼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地無閑田以葬覿索侵耕

官地表為墓田江水貫城中為渠歲久湮塞積霖潦而多水災覯疏治復故民德之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鄂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為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覯言建中之名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為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覯言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于理固未為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為翰林學士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覯

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安置臨江軍覿持正論始終再罹譴不少變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從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拒不答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內侍呼姓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以太學上

舍選奏名徽宗親程其文擢為第一及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說顧侍臣曰此朕所親擢也真所謂俊義矣蔡京邀使來見俊義不往俄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欧太學博士累遷右司員外郎為王黼所惡以直祕閣知岳州卒俊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别善惡邪正兩人力也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登進士第調臨濮尉知須城

縣治平中張方平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遇事敢言時議尊崇濮安懿王臺諫呂誨等力爭以為不可悉出補外默請名還不報遂上言濮王生育聖躬人誰不知若稱之為親義無可據名之不正失莫大焉願明詔寢罷以感召和氣安七廟之神靈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為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官之進也不由實績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則協於公議者十無三四庶僚之衆不知幾人一

有難事則曰無人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肖混淆乎願陛下明目達聰務既其實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刑部郎中張師顔提舉諸司庫務繩治不法衆吏懼揺飛語譏去之默力陳其故以為將去積年之弊以興太平必先官舉其職宜崇奬師顔厲以忠勤則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西京會聖宫將創仁宗神御殿默言漢以諸帝所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乖典則願亟止此役以章清静奉先

之意會地震河東陝西郡黙以為陰盛慮為邊患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來侵神宗即位以論歐陽修事通判懷州按東都事略載黙出通判懷州在神宗即位前據此則論歐陽修事乃濮議也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姦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益數則投諸海砦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黙責之曰人命至重胡不以乏糧告而顓殺之欲

按其罪慶愳自縊死默為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徙知曹州召為三司鹽鐵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兖二州還提舉三司帳司為神宗言用兵刑勢及指畫河北山川道里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大臣滋不悅以提點京東刑獄默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檄去者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等蠻歲钞内寇默上平蠻方略以疾求歸知徐州屬城利國監苦吴居厚之虐

默皆革之召為司農少卿司馬光為相欲盡修祖宗法問默以復鄉差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為良法豈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除河東轉運使時議棄葭蘆吳堡二砦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兖州請褒録石介後詔官其孫東州薦饑流民大集所賑活數萬計入拜衛尉卿權工部侍郎轉戶部告老以寶文閣待制復知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吴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

議臣以為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為便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為長堤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宫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八十紹興中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治邑有聲歷羣牧判官河南監牧使嘗上禦戎書及新政不便者五條終太

僕御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丈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為安世拱手曰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為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洺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既而心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

吾不以誠對其違司馬光教乎後光入相薦為祕書省
正字宣仁太后問可為臺諫于吕公著公著以安世對
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
子弟不敢受内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
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
彦博以下七人并請出臣章徧示三省以戒將來章惇
以强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黄履邢恕素
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儌幸異日天下之人

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别籍異財絶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上確安州所為詩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且聞宫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為宗廟社稷大計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鄧溫伯為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

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就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嵩山崇福宫召為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呂惠卿復光禄卿分司西京安世爭以為不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黜知南安軍累貶新州别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帝不許徙梅州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擢一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

為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危得免劉后正位中宮惇卞發前諫乳媪事以為為后設時鄒浩既貶詒應天少尹孫鼛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位赦至移衡州尋啟昌州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徙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按宋實錄安世傳載安世于宣和六年復直龍圖閣是沈思封還之後安

世以後直龍圖閣辛也附識　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倘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

前抗辭旁侍者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家居未嘗有情容其忠孝正直皆法司馬光年既老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心服其賢求得小史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咳以即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還其書不答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舉進士第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吕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元祐中上疏論事其

略言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蘇頌薦為太常博士
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為右正言有請以王
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
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為難既
勝則以持勝為難惟其時而已願申敕將帥毋狃屢勝
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
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
事不以為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章惇獨相用事威

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悖忌仍上章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以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

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别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覩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宫故也祥符德賀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

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正上天之意豈不昭然望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若有所思因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言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

不謹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二州按宋實錄鄒浩傳止云徙杭州不及越州考浩道鄉集有改除越州謝表云曾未幾日就更兩州并二浙

之上游為一時之盛退益自抗俊翹也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别駕伏讀通鑑輯覽批當鄒浩進疏時史明言出付於外既非留中秘事則應存在有司況元符崇寧首尾不及四年浩即焚草私家豈致精遂無可考若奸人盜行改竄益宜窮究根株乃偽草前陳不復檢稽原奏群小之欺乎欺蔽亦徽宗暗昧有以致之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

母張氏曰汝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願何憂及浩兩謫
嶺表母不易初意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
往省之僅存餘息猶脊脊以國事為問語不及私卒年
五十二高宗即位詔曰浩在元符間危言讜論朝野推
仰復其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曰忠浩所與游
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晝字承君陽翟人為校書郎調磁州録事參軍知西河
縣有善政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為諫官晝

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責有益也晝然之既而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絶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茲然自失謝曰君之贈投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為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為屈欲與提舉常平官辭請知淮陽

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入為宗正寺簿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御史鞫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卒蔡京為相奪之仍列名

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略以浩於孟后之廢當其時力言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即使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若浩者雖不得為知機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也識者以比韓愈諍臣論云誕仕亦不顯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舉進士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天子待公為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

戍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璀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蔡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毁資治通鑑璀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還秘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説盛璀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

同帝意感悅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為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等五人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

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璀出都門繳四章劾京并明宣仁誣謗事段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璀語子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乃投書於布論其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布大怒出知泰州按曾布專主紹述取王安石熙寧間所著日錄以爲依據故璀亦有尊私史而壓宗廟云云見東都事略璀不爲布所餌而力折其姦思最爲大節所係宋史本傳不爲列著僅附見陸佃傳中今爲增纂崇寧中除

名竄袁州累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正彚在杭告蔡京有
動揺東宫迹杭守蔡薿執送京師併逮瓘獄具正彚流
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
王安石日録改修神宗實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
誣妄以正君臣之義編置台州宰相何執中偏令所過
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且命凶人石悈知
州事使脅取尊堯集因以殺瓘窘辱百端終不能害在
台五年乃得復承事郎累移楚州瓘平生論京卞皆披

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辛年六十五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官其子正彚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為諫官甚有讜議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名與蘇洵埒仕至光禄寺丞伯雨遂經術中進士第調施州清江主簿知雍丘縣縣多盜自是外户不閉使者上其狀召為大宗正

丞甬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
惇言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乖先帝變故倉
卒輒逞異意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
下與太皇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
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
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
若是行遣以此觀之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
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卞傳建中靖國改元曾布欲

調和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為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時議者欲西北典郡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禄山之亂者此也又論鍾傳王贍在邊生事失與國心宜棄湟鄯之地以安邊息民張耒黄廷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宜在朝廷又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

召還陳瓘以全定策之勲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詔火星覯以褫之伯雨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説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眚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轉為休祥矣又言比日内降寖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王覿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宰相監修今中丞為屬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覿

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觀為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為人遷官爾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任伯雨半歲而上百八疏無論傷于踈妄即實有不能緘默之勢亦安得如許忠謀讜論而言之悉中時弊即至於君子小人本由事後論定當其時雖甘自居小人者乃不實指其行事若何而但以進賢退佞空言辨論不已徒見有黨同伐異之習

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崇寧二年以黨事削籍編管通州為

蔡卞所陷徙昌化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於淮

伯雨處之如常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傅致乃得釋居海

上三年而歸宣和初以赦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長

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啟封見為黨人

子不奏名調秦州户曹掾聞父謫棄官歸養終身不復

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紹興初詔贈伯雨直

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

黄履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謚忠敏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九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

列傳

宋六十四

陳次升　陳師錫　彭汝礪

呂陶　張庭堅　龔夬

孫諤　陳軒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御史中丞黃履薦為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為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斂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蠲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雇及均數之等先為之

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復為御史轉
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為姦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
彗出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掖庭鞫厭魅獄
次升言事關中宮宜付外參治令屬于閹寺之手萬一
有寃濫貽後世譏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為妻論其以
宗藩廢禮為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
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
為助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

紳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牓許其自新令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牓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穜貪鄙鄭居中憸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顔致己意嘗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若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傳風旨耶惇卞益不樂秉聞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

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吕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訖不克去蔡卞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為改南安軍嶽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

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除集賢殿修撰繼以黨籍落職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致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

陳師錫字伯修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儁聲廷試奏名擢為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為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知臨安縣為監察御史上言宋興

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竊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羣下進善退邪而已故能成慶歷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闡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出知宿遷縣元祐初以蘇軾薦入為祕書自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祕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銓法今請託者溢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為之限約畿内將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閱羣卒譁譟

將吏莫知所為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閲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歎服樞密院猶以事不先白為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攄宸略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為翰林學士按宋史蔡京傳作為翰林學士承旨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鋭於改作日使交

結內侍戚里以覘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

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

內行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爲

京助是皆國之深患宜出之于外帝曰此於東朝有礙

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蔡

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詔索

祕閣圖畫師錫引以唐山水圖代無逸爲監俄改考功

郎中師錫復抗章論蔡京於是出知潁盧滑三州坐黨

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紹聖中贈直龍圖閣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歷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彰州軍事推官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御史中丞鄧綰將舉為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為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已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

指擿利害多人所難言者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歛非法當罷俞充諂中人王中正不當檢正中書五房事神宗為罷充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神宗不懌語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言神宗為改容宗室以女賣婚民間汝礪言此雖疏屬皆天家子孫頗更著婚法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為江西轉運判官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二年超為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今所更取士及差

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怨未見其可踰年進中書舍人會知漢陽事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傅會解釋以為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又造為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寘之法汝礪謂此羅織之漸數以白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不聽得確謫命封還除目辨論愈切遂落職知徐州加集賢殿修撰入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持不下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奏論汝礪屬又何罪遂自劾請去章四上

詔免屬罰從汝礪禮部真拜吏部侍郎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數上又降待制知江州至郡數月而病其遺表略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溥至於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朝廷方以樞密都承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弟汝霖汝方

按宋史此下有汝礪弟汝霖附傳霖阿附曾布無事蹟足錄今從删

汝方字宜老以父蔭為滎陽尉臨城主簿宣和初通判衢州使者疏其治狀擢知州事方臘起睦之青溪與衢接境無兵可禦衆望風奔潰汝方獨與其僚段約介守孤城（按東都事畧作段處約）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曰忠毅官其家七人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中進士第調銅梁令有直政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每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時王安石用新法

陶對策枚數其過大略謂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及奏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沮阻神宗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茲一舉矣安石怒陶雖入等纔通判蜀州張商英為御史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以為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潛具守備城門啟閉如平時因以永康前議上于朝軍遂不廢王中正為將所施悉謬

盭陶奏召還之李杞蒲宗閔來榷茶西州騷動陶言川蜀產茶自來敷賣以供衣食蓋與解鹽晉礬不同今立法太嚴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稅起知廣安軍召為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劾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安燾李清臣數人相繼罷去時議行差役陶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以新舊二法裁量厥中會陶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考究精密民以為便還朝遂正兩路

轉運使李琮蒲宗閔之罪按李琮為梓州路轉運使以括田強民輸稅被劾語見琮傳又按宋史食貨志及文獻通考俱言宗閔為都大提舉茶事其職視轉運使非即為轉運使也本屬兩事陶蓋以還朝併劾之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蘇軾策館職為朱光庭所論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由是兩罷之遷陶左諫議出為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

況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為令遷中書舍人奉使契丹歸乞修邊備進給事中哲宗始親政陶言太皇太后保佑聖躬陛下所深知尊而報之惟恐不盡然臣猶以無可疑為疑不必言而言萬一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俄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坐元祐黨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衡州居住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為太學春秋博士通判漢州入為樞密院編修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時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夫前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然則將敝於一偏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陳瓘執義論諍士

論所推乞盡復光贈典召還璀言職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必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售將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焉今遠略之耗於内者棄不以為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刪不以為例則刑可省近以青唐反叛棄鄯守湟既以鄯為可棄則區區之湟亦安足守臣謂并棄湟州便是時議者往往指斥元祐舊臣庭堅為帝言司馬光吕公著之賢且曰陛下踐阼以來合人心事甚衆惟夫邪正殊未差别如光公著甄

敘但用赦恩初未嘗别其無罪也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稱其所論不當出為京東轉運使判官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任伯雨爭之乞以庭堅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為三省所脅李清臣從而擠之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及京還朝欲引以為已用先令鄉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又坐嘗談瑶華非辜事編管虢州再徙昻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

龔夬字彦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進士第三簽書河陽判官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知洺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抗疏言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今姦黨既破必將早夜熟計廣為身謀遽甞而以求自文申邪說以拒正論稱禍福以動朝廷託祖宗以脅人主巧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宜洞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忍則害大政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至於官職資廕多未給還顧申

詔有司亟為施行以伸先帝寛仁之意時章惇蔡卞用事央首論其惡迹大畧以為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及至於惇而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蓋其立進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凡惇所為皆卞發之望釆之至公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

見其鍛煉附會顧考証其實以正姦臣之罪按曾布日録載夬劾蔡京疏既上帝有夬所言皆曾布之語云云布與京平時互相傾軋本屬小人情態夬則史稱為正人所言自係公論豈肯為布授意擊京李燾謂布所録皆假託撰造之詞不足為據於是三人者皆去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又元符后不當並立書報聞已而元祐后冊再廢言者論夬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又徙化徙步適貶所逢赦令得歸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五紹興中贈直龍圖閣再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弟大壯少有重名夬以為畏友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登進士第調哲信主簿選為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為太常博士遷丞哲宗卜后太史惑陰陽拘忌之說諤上疏太皇太后言家人娶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願斷自聖慮出為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拜禮部員外郎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静安天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嘗侍對論星文變咎願修省消復罷辛酉池及寢內降除授帝每

患臺諫並人謗立疏可用者二十二人章惇惡其拂已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為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議者欲以羣臣封事付外詳定謗言君不密則失臣是將速忠臣之禍不宜宣泄乃止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謗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陳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進士第二授平江軍節度推官元祐中為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上疏

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惰游惡少以隷工軍習暴横為田野患請使以廂卒代皆從之高麗入貢軒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鄭衛曲譜皆為上開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頼

昌府徽宗立為兵部侍郎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願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定役法欲以寛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茍營羸羡散青苗以抑兼幷拯難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侍經闈每勸帝以治貴清淨願法文景之恭儉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户部尚書王古

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為私恵公望以為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恵於其間因疏言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懐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豈忠臣乎又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媢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天下騷然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陛下改元

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豈宜渝之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帝為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按宋史宗室傳蔡王似徽宗弟也府史語言指斥公望恐及王故疏中有忉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云云本傳所載於事未甚明晰附識出知淮陽軍召為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為政坐黨籍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卒建炎中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彦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耒黄庭堅龔原鼂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今若分别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令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希紹聖初掌書命草吕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

章惇之意頃䟽其職自大名移揚州忿躁不平謝章慢上不敬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熙寧以經取士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為變安石欲見之不肯往登六年進士舉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授與安惇為同僚惇深刻姦詐嘗偕謁府帥輒毁素所厚善

者安民規之惇曰吾心實惡之始以為面交爾安民曰君所為匿怨而友其人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後惇貴遂陷安民秩滿寓京師安民與蔡確為姻親確時為相惡其人絕不相聞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為治人不忍欺盜為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它邑以辦邑民頌其政元祐初廷臣交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採時政安民貽書呂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

視疾今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歷引陳蕃竇武張柬之五王前世已然之禍謂怨忿已積一發害大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歷太常博士轉為丞與朱光庭論不合出為江西轉運通判改宗正丞除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為哲宗言顧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元祐進言者以熙豐為非今之進言者反是皆為偏論願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拜監察御史論

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相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惇益怒中官裴彦臣建慈雲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之强毁人居室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中官豪横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為欺罔願重為降責以肅百官獄具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内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

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不可不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又言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諂佞無恥近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齊宫安民以為萬衆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徽怒曽布始以安民數憾章惇意其附已屢稱之於朝其後併論曽布布亦恨

於是與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貽呂公著書文致其罪董敦逸再為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重望恐不當爾逐是敦逸併論之謫監滁州酒稅滿三歲通判溫州按東都事畧作安民通判鄂州又載於提點永興軍路刑獄後與宋史本傳互異徽宗即位朝論欲起為諫官曾布沮之以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贈右諫議大夫子同為御史中丞自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二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一

列傳

宋六十五

孫鼛　吳時　李昭玘

黃廉　朱服　張舜民

盛陶　章衡　顔復

孫升　韓川　龔鼎臣

鄭穆　席旦　喬執中

傅楫　沈畸蕭服　徐勣

張汝明　黄葆光　石公弼張克公

毛注　洪彦升　鍾傳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遹

孫鼛字叔静錢塘人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十

再調越州司法參軍守趙林薦其材知偃師縣蒲中優

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衆弇湊其門鼛收按姦狀伏辜韓縝鎮長安辟入府居五年簽書西川判官召對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兩浙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為屯田員外鼛微時與蔡京善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既見京逆謂曰我若用于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既相出鼛提點江東刑獄

未幾入為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蘷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謀曰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蘷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轉大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為草祭之謠指切蔡京蘷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它謗提舉鴻慶宫起知單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曰通靖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初舉進士得學究出身再試中甲

科知華州鄭縣轉運使檄州餫米五萬輸長安鄭獨當三萬時貽書使者曰會三萬斛之費以車則千五百乘以卒則五萬夫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八戶誠能移兵於華則前費可免使者從其言𢧐宗求言遠臣上章封識多不能如式有司悉卻之時建言悉得達為睦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事台為工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雍司業大觀興算學議以黄帝為先師時言今祠祀聖祖祝板書臣名釋奠孔子但例中祀數學六藝之

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止遷太僕少卿出知耀州又降通判鼎州未赴提舉河東常平歲饑發公粟以振民童貫經畧北方每訪以邊事輒不答還為大晟興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内侍何訢讁監衡州酒猶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又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蔡攸聞之以告王黼黼怒斥為腐儒時求去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俄提舉上清太平宫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為文未嘗屬槀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廚

李貽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為蘇軾所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用李清臣薦為祕書省正字校書即加祕閣校理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貽玘斥官地畫兆竁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為一變入為祕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為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韓忠彥欲用為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為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詔以貽玘嘗傾搖先烈每改元豈赦

係倡從寬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按宋史徽宗本紀崇寧元年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庚子以元符末上書人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考百二十人碑內無昭玘名昭玘當在柔中以下數內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思顧舊恩使人致己意昭玘唯求祕閣法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為盜昭玘察知無它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拜于前曰感公生存之恩願以名馬為獻笑却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

名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按宋史此下有吳師禮王漢之渙之三傳無事蹟足錄並從刪

黄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第進士歷州縣熙寧初或薦之王安石安石與之言問免役事廉據舊法以對安石曰是必能辨新法白神宗名訪時務對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命廉體量賑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

合旨權利州路轉運判官復丞司農為監察御史裏行建言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詔各薦一人繼言寒遠下僚既得名聞於上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饑初穌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論俞充結王中正致宰屬并言中正任使太重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

饑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筭轉行者賦糧貿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於道者丁壯刖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相州獄起鄧伯溫上官均論其冤得譴去詔廉詰之竟不能正未幾獄成始悔之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其後契丹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父老以為恨王中正癸西兵用一而調二轉運使又附益之廉曰民朘剝至骨忍自竭根本邪

即奏云師必無功當有以善其後（按宋史王中正傳中正前後經制西事非一此云無功潰歸乃係元豐四年李憲等分五道伐西夏中正將兵出河東事蓋是時廉官河東故論其調發繁苛也）大軍潰歸中正嫁罪於轉餉廉詰上黨對理坐貶秩元祐元年召為户部郎中陸師閔茶法為川陝害遣廉使蜀按察至則奏罷其太甚者定表馬歲額朝廷可其議使以直祕閣提舉明年進為左司郎中遷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為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廬人饑服便宜振䕶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

分掠之類以安者甚衆紹聖初政力詆變亂法度之故

名爲中書舍人使遼未反而母死喪除拜禮部侍郎湖

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凡筵而獨處它室謫知萊州徽

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爲廬州越兩月徙廣州哲宗

既祥服賦詩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

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崇令按東都事畧作襄樂

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

民爭利可恥也時人壯之元豐中討西夏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密文字王師無功坐謫監邑州鹽米倉又追赴鄜延詔獄改監郴州酒稅會赦北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彊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因及文彥博左遷監登聞鼓院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使遼加直祕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中罷職徽宗立擢

右諫議大夫居職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陳陜西之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曠土極論河朔之困言多剴峭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為監察御史神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沿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所在願仍舊貫慶州李復圭輕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藉水政以擾州縣皆疏其過二人實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出簽書隨州判官久之入為太常博士考功員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史陳官冗之敝謂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準熙寧

元豐之法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為謗詩陶曰詩語近於捃摭不可以長告訐之風安世疏言陶居風憲附會觀望紀綱何賴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為太常少卿進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瀛州元符中奪職卒年六十七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直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言三司經費取領多寡率不預知急則斂於民倉卒趣迫故苦其難供願敕

三部判官簿正其數即有所賦先期下之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潁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章為豫凶事删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掇摭墜殘茫無所據今宜為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歸復命言遼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後八州不聽衛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判吏部流内銓嘗有

員闕既擬注而三班院輒用之反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衡連奏疏與之辨至訴於御前神宗命內侍偕至中書以狀上請相悟曰若爾吏部是矣乃罪三班未幾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知澶州會官立法禁民販鹽衡言民恃鹽以生請如故便徙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揚廬宣穎州卒年七十五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儒

為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試於中書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為校書郎知永寧縣按東都事畧作永康縣熙寧中為國子直講王安石更學法校諸直講定其優劣復等皆罷元祐初召為太常博士建言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為五禮書又請改正祀典俾大小羣祀盡合聖人之經遷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欲專其祠饗優其田禄蠲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孫朝廷多從

之兼崇正殿說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轉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凡學者攷其志業不由教官薦不得與貢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子岐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為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升多所建明嘗上疏言

頗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遷殿中侍御史梁燾責張問升從而擊之執政指為附和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為金部員外郎尋拜殿中侍御史進侍御史時翰林承㫖鄧伯温為臺臣所攻升論之尤力謂草麻稱制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欺天負國豈宜親承密命不報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黄廷基摭升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刻之削職知

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按劉延世孫公談圃序徽宗即位盡復升官職

韓川字元伯陜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用劉摯薦為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為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貸交以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況所獲不如所亡果何事也願使趣罷此法從之遷殿中侍御史疏言近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則選諸所表推原旨意固欲得人然所謂大中大夫以上

幸在京師諸馳騖請求者得之爲易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謹身修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乞停封冊朝廷以爲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張舜民爭之川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進爲侍御史樞密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徙虢州與孫升同舜責由坊州郢州貶屯田員

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薇宗立得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龔鼎臣字輔之鄆之須城人父誘袁武陵令鼎臣幼孤景祐元年第進士爲平陰主簿疏泄瀦水得良田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薦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徂徠石介死譏者謂介北走遼詔兖州劾狀郡守杜衍會問掾屬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證其死衍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舉爲祕書省著作佐

郎知萊蕪縣徙知濛陽縣轉祕書丞又知安丘縣以賢良方正召試祕閣轉太常博士知渠州召入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歲冬旱將錫春宴鼎臣曰旱菑太甚非君臣同樂之時請罷宴以答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曰陽精既虧四方必見為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應皇極又論內侍都知鄧保信罪狀不應出入禁中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為姦者開封三

司於法外斷獄朝廷多曲徇其請願先付中書審畫仁
宗悉從之尋兼管勾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定寛恤民
力奏議淮南災以鼎臣體量安撫蠲逋振貸全活甚衆
俄拜戸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轉吏禮二部郎中
論宗室宜歳試補外官請汰濫官冗兵連劾辥向姦暴
鬻鹽市馬皆罔上英宗登位屢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
上疏勸皇太后早還政及捲簾而御璽未復又極論謂
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彰先帝恭德鼎

臣在言路凋畧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每優游和平使人主易聽故其事多施行改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徙江寧召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内銓明堂議侑帝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鼎臣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也乃奉英宗配王安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悦鼎臣求補外知兖州是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槩取税虚額及嘗所蠲者加舊籍以病民鼎臣獨按籍差次為十等

一無所增究八德之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宫復判太常寺留守南京時河決曹村流殍滿野鼎臣勞來振捐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宫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元祐元年卒

鄭穆字閎中福州侯官人性醇謹好學舉進士第為壽安主簿台為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為館閣校勘積官太常博士改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

州熙寧三年名為岐王侍講改諸王侍講岐嘉二王咸

敬禮焉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先是鑑湖旱

乾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税之既而連年水溢

民逋官租積萬緍穆奏免之未滿告老管勾杭州洞霄

宫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三年揚王荆王請為侍講除

直集賢院為揚王徐王翊善拜給事中五年除寳文閣

待制俱兼祭酒旋請老提舉洞霄宫太學之士數千人

詣宰相請留不從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璆軍事推官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求邊功旦詣闕上書神宗嘉納令廷試賜第歷齊州司法參軍鄭州河陽教授教令所刪定官徽宗召對擢右正言遷右司諫御史中丞錢遹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冊劉氏為太后旦面質為不可遹劾旦陰佐元祐之政左轉吏部員外郎改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中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講内侍郝隨驕横旦劾罷之帝以其章有媢惑先帝之語嫌為指斥旋改吏部侍郎以顯

謨閣待制知宣州台為户部侍郎還吏部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議者言蜀土習亂惑導旦治以峻猛旦政和平徙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背叛皆非其土俗遂言蜀用鐵錢因艱於轉移故權以楮券而有司冀贏羨為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為損虛券别給緡錢與本業自是錢引稍仍故坐進對淹留黜知滁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朝廷開西南夷黎州守詣幕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詔為

蜀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誘保霸二州内附旦上章劾才叔為姦利斂困諸蕃之狀宰相不悅徙旦永興尋加述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卒於長安年六十二贈大中大夫子益紹興初參知政事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王安石罷之擢進士調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夕譟而潰因致大獄執中往遂帖然王安石為政引執中編修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

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峒路險絶期迫執中但走一校諭
其酋即相率歸命録功徙轉運判官召為司農丞提㸃
開封縣鎮諸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當夷丘墓
伐桑柘萬家相聚而泣執中請於朝神宗詔復予民改
提㸃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
執中立其上衆隨之不日埽成元祐初為吏部郎中兼
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舍人起居郎權給事中有司
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駮之曰先王重入而

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好生洽民之意也進中書舍人邢恕遇赦甄復執中言恕深結蔡確鼓唱扇搖今復其官懼疑中外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均摭執中為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寛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卒年六十三

傅楫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學第進士調揚州司戸參軍攝天長令發擿隱伏姦猾屏

跡轉福清丞知龍泉縣孫覺為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
欲用君盍少留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稍責耳
今俯首權門與外臺異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
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楫丞福清
時受知郡守曾鞏鞏弟布方執政薦為太常博士徽宗
以端王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為說書升楫記室參軍進
侍講翊善中人涖事于府者多與宮僚狎楫獨漠然不
可親一府嚴憚之鄒浩得罪貶楫以贐行免官徽宗即

位名為司封員外郎歷監察御史國子監司業起居郎拜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為之用楫略無所傾下悉極論之雖屢却不為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在朝歲餘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年六十一

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為尚書議禮編修官名對擢監察御史詣匭上十事言花

石擾民土木興國冗費多思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

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為剗當畧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

古者軍興用之或以一當百至于當十此權時之術非

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

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為雖日加斷斬勢不

可止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

所由起也陜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為貴一切改鑄則

由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是導民

犯法也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内侍從數騎絶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内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中書侍郎劉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强抑使承盜鑄罪死者甚衆帝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啖以顯仕畸至蘇即日決釋無佐證者七百人嘆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茍富貴

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子濬官至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知高安縣尉獲盜獄具矣服審其辭疑之視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因益平民也徙知康州未行改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平召爲將作少監以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以爲唐虞盛世猶畏巧言而堲讒說纚纚數百言徽宗謂有爭臣風擢監察御史奉

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鯁諤顧臺諫中何可闕此人俄偕沈畸使鞫獄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當國引為吏部員外郎送遼使得疾於道遂致仕既愈還舊職知蘄州卒年五十六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舉進士調吳江尉選桂州教授王師討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役者多避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姑涅臂以戒

亦可已使者怒勣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郭逵逗留不進勣謂副使趙卨曰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意何由成功因具蠻人情狀疏于朝既而逵卨果皆以無功貶求知建平縣入為諸王宮教授通判通州瀕海有捍隄廢不治歲苦漂溺勣躬督防卒護築之隄成民賴其利復教授廣陵申王院改諸王府記室參軍徽宗立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時紹聖黨尚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語勣因論擇相之難云

已召范純仁韓忠彦勳頓首賀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勳不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為喻遷給事中翰林學士上疏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求諫曰選用曰破朋黨曰明功罪國史久不成勳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葢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録各為之説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録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

之命勳草詔戒史官帝之初政銳欲損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為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勳勳曰聖意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棄湟州請自今勿妄興邊事俄而遭憂京入輔摘勳行章惇詞以為詆先烈服闋以主管靈仙觀入黨籍中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為元祐姦朋罷歸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為民病帝曰不見卿久今日乃聞嘉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

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勳挺挺持正尤為帝所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張汝明字舜文世為廬陵人徙居真州登進士第歷衛真江陰宜黃華陰四縣主簿杭州司理參軍亳州鹿邑丞滯州縣二十年未嘗出一語干進故無薦者大觀中特改宣教郎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侍御史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為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憚之徙司門員外郎猶虞其復用力排之出通判寧化軍地界違文移

數往來汝明名觸其諱遂以檄暴於朝坐責監壽州麻步場遇赦簽書漢陽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內故吏不得通賄謝而稅均於一路最悅知岳州卒於官年五十四汝明事親孝學精微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不蹈襲前人語

黄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以從使高麗得官試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由徐州司理參軍為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校書郎擢監察御史左司諫言三省吏猥多如遷

補升轉奉入賞勞之類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願一切革去徽宗即命釐正之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請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徙𥙿光符寶郎省吏醵錢入寶籙宮作十道齋報上恩帝思其忠明年復拜侍御史逮人李良嗣來歸上平夷書規進用擢祕書丞𥙿光論其不可大槩言良嗣凶黠忿鷙犯不赦之罪於鄰國逃命逭死妄作平夷等書萬一露泄為患不細中祕圖書之府豈宜以罪人為之宜寘諸畿

甸之外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君不可屈臣不可亢
帝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朝士兼局多祿
光以為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
大夫祿光京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官至十六
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
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歲旱帝以為念祿光上疏言陛
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
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

法彊悍自專不肯上承德意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也疏入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祿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貶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謫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京致仕名為職方員外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殘亂之後盡心牧養民列上其狀加直祕閣再任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祿光善論事不為橫議所移

時頗推重極論蔡京無所顧然其他不能不迎時好方
作神霄萬壽宫温州郭敦實泗州葉默皆坐是得罪蔡
光遂疏建昌軍陳并秀州蔡寔岳州傅惟蕭祁門令葛
長卿不即奉行制書存留僧寺形勝佛象及决罰道流
乞行竄黜遂悉坐停廢識者尤之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參
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為田主所傷密郡守韓宗哲
欲坐以重辟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之

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出而食人可無殺乎既而使者來盧囚如公弼議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伺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漣水丞知廣德縣召為宗正寺主簿入見言朝廷比日所為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為陛下廷爭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諍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將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

相告訐非建學本意又言刪定敕令官寺監丞簿等皆以執政近臣子弟為之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言東南軍政之敝以有兵之籍為無兵之收以太平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然之患其後睦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以入奉得罪而內侍失察者皆不坐按東都事畧云大史局保章正朱汝楫冒請網覺既論汝楫而有司失察者皆以中貴得不坐語載宋史本傳明晰附識於此公弼言是皆矯稱詔旨安得勿論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看亦令

有司審奏遷侍御史蘇杭造作局工成公𢗊陳擾民之害請革技巧之靡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𢗊有連故因得進用至是意寖異京恚焉徙大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宫例得金繒之數二百萬公𢗊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水官趙霆建開直河議謂自此無水憂已而決壞鉅鹿法當斬但削其官猶為太僕少卿公𢗊論為失刑霆坐貶京西轉運使張巖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税公𢗊

以為掊克重斂詔罷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十上京始罷又言吏員猥冗戾元豐舊制於是應行裁併者多如制仕塗為清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録公弼復言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及劉逵主國柄公弼復論其廢紹述良法啟用元祐邪黨學術人以是知其非一意於正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疏言崇寧以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傜役蹙民根本因之饑饉汴西挽運花石農桑廢業徒弊所有以

事無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張商英入相欲引為執政何執中吳居厚交沮之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羣不逞為俠於閭里自號亡命社公弼取其魁傑痛治社遂破散江賊巢藏菰蘆中白晝出剽公弼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輔政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踰年遇赦歸卒年五十五後三歲復其官公弼初名公輔徽宗以與楊公輔同改今名

張克公字介仲潁昌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為監察御

史遷殿中侍御史蔡京再相克公與中丞石公弼論其罪京罷克公徙起居舍人踰月進中書舍人改右諫議大夫京猶留京師會星文變克公復論之中其隱慝語在京傳京致仕張商英為相與鄭居中不合克公由兵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疏其罪十商英罷京復名銜克公弗置徽宗知之為徙吏部尚書京欲以銓綜稽違中克公既又擿其知貢舉事帝以為所取得人不問也居吏部六年卒贈資政殿學士

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郵富陽三縣皆以治辦稱大觀中為主客員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其擅持威福動揺中外以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逐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翊妖妄之書與逆人張懷素遊處引以朋林據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思眷不衰行且復用于是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四年彗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

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于京考京之罪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為防禁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于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易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汪復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槩謂近年以來邊民僥倖苟得昔所

入貢者今必城為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顧詔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令學校養士益有常額歲貢之餘器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東南造作竒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城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末敦本注所論切於世務類此遷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為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

無大臣體然訖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宫居家數歳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洪彦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登第調常熟尉歴郴州判官簽書鎮東南軍節度判官辟廣西經畧府擢提舉常平遂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彦昇孤立任言責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懐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緣

潛邸之舊德薄位尊當軸處中見利忘義唯貨殖是圖顧解其機政以全晚節他如鄧洵仁蔡嶷劉極李孝稱許光凝許幾盛章李譓任熙明之流皆條摭其過一不為回隱先是詔諸道監司具法令未備若未便於民者久而弗上彥昇言吏狃於勢隨時俯仰不能上承德音因緣為姦者衆宜遣官編彙辨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之遷給事中嘗謁告一日而張商英復官之旨經門下言者以為顧避封駮出知滁州尋加右文殿修撰進徽

猷閣待制知吉州久之知潭州年六十三贈大中大夫

鍾傅守弱翁饒州樂平人用李憲薦為蘭州推官坐對

獄不實羈管郴州紹聖中章惇興邊事奏還其官得入

對為哲宗言兵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路公事夏

人陷金明渭帥毛漸出兵攻其沒烟砦傅合擊破之又

與熙州王文郁進築西安城論功加祕閣校理章楶帥

渭命傅所置將苗履統衆會涇原之靈平夏人悉力來

拒傅率騎二萬出不意造河梁以濟師遂作金城關又

獻白草原捷連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傅自始仕至此僅再歳遂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而還惇方主其議不加罪初傅請合三路兵從青諾爾沁棫顛耳關築天都城以包淺井且羅和市工既集復言水源不壯不可興役朝論以所奏乖異將罷傅曾布為言但褫職俄而白草原詐增首虜事覺責監永州税再貶連州别駕崇寧中復起知河中府歴鄆瀛渭三州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武為根本乃條上十四事未報詔諸

道進討傳遣將折可適領銳騎出蕭關至靈州川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别將高永年没於西而可適遇雨失道為虜所乗乃班師傳以稽違逗撓黜知汝州奪學士未幾復為杭州真定永興太原延安府以故職卒贈端明殿學士傳從布衣致通顯所行事大抵欺妄故屢起屢僨云

陶節夫字子禮饒州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裔也第進士起家為廣州録事參軍知新會縣崇寧初為講議司

檢討官進虞部員外郎遷陜西轉運副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賢殿修撰築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澗為隍可趨者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間以千數既為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堝亟發鐵騎來爭節夫分部將士遮禦之斬獲統軍以下數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斂兵退連擢顯謨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銀州諜告夏人已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官屬不肯從節夫曰吾計之熟矣乃遣裨將耿端彦疾驅至銀州越

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節夫在延安日久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夏人欲款塞拒弗納放牧者執殺之夏人怨怒大入鎮戎軍殺掠數萬口節夫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事言今既得石堡又城銀州遂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内郡從洪州改江寧府歷青秦二州太原府羣盜李勉起遼州北平之間河東河北騷動兩路帥臣憲臣

皆罪去至出臺郎督捕之節夫請悉罷所遣兵卒以計
獲勉坐上疏乞留本道兵勿移戍降為待制知永興軍
數月卒追復龍圖閣學士
毛漸字正仲衢州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
五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諉以區畫遂建新化
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名為司農丞
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元祐初知高郵軍還廣東轉運判
官渠陽蠻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荊湖北路轉運

判官時朝廷議棄地漸曰蠻猺畔服不常非稍戚以兵
未易懐徳今一犯邊即棄地非計也不報渠陽既棄蠻
復大入抄略荆土為大擾漸歷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
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
至鹽官徹清水浦入于海開無錫蓮蓉河武進廟堂港
常熟疏涇梅里入大江又開崐山七耳茜涇下張諸浦
東北道呉江開大盈顧滙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
自是水不為患加集賢校理入為吏部右司郎中以秘

閣校理為陜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虚遂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優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調韓城尉知松陽白馬二縣為司農丞監察御史數言事改司封員外郎知汀泉福三州入為户部吏部員外郎左司諫言陜西兵未可減徽宗謂其論事無足行出知海州拜祕書少監再為福州加直龍圖閣知桂州蔡京開邊祖道欲乘時徼

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爲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爲懐遠軍置二砦爲立學又言黎人爲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爲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監爲允州中古州地爲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言羈縻地文蘭那四州羅文誠等皆内附請於黎母山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静海徙萬安軍於水口南丹州莫公佞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懐遠軍爲平

州格州為從州南丹為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擢祖道顯謨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召為兵部尚書未行與融州張莊謀使莊奏言海南一千二十峒皆已團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於是猺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圍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言黎人伐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庇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復以刑部尚書召大觀二年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

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名益於縣官蔡京皆自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英為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其所創名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龎恭孫張莊趙遹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迭朝受其蔽云

張莊應天府人也元豐三年擢進士第歷提舉司講議

司檢討官出提舉荆湖夔州等路香鹽事改提舉荆湖北路常平本路提點刑獄進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祖道既請立朱崖請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授集賢殿修撰知桂州融州從福州復知桂州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思廣監峒蒙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户幅員九千餘里尋又奏寛樂等納土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經畧安

撫使未幾安化蠻納土莊遣黄忱往築州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偽力言不可莊怒遣忱護築溵州别遣胡超儂昌等築安化城果為蠻所掩超等没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啟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當時柄臣攬為綏撫四夷之功奏賀行賞張皇其事欺君無大於此朝廷既追貶祖道莊責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渭亳襄州鎮江東平府

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不加功輒復摧圮降兩官提

舉嵩山崇福宫卒贈宣奉大夫

趙適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為梓州路轉

運司判官瀘戎諸夷納土命適相置以建立純州縣砦

勞加直祕閣升轉運副使俄授龍圖閣直學士為正使

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知砦高公老遁

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罪夷人

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砦虜公老妻及其器

物四出剽掠適行部昌州聞之倍道趨瀘州賊分攻樂共城長寧軍武寧縣宗諒皆遣將拒卻之已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始党族首領五十人其族蠻僨怒合漏等復攻樂共城適并刻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魯而聽適節制於是詔發陝西軍義軍上軍保甲三萬人以適為瀘南招討使適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既抵晏州覺思正以兵來會漏據輪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乃壘石為城外樹木棚當道穿阬阱

仆巨枋布渠答夾以守障俯瞰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逼軍不能進間從巡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絶賊恃之無守備逼命友直祐恭軍其下而身當賊衝畨軍迭攻之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猱逼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巔迺絶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祐恭與其衆悉登及賊柵出火然

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

斧撲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栅遹望見火麾軍躡雲梯攻

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俘斬數千人卜漏突

圍走至輪多因追獲之晏州平諸夷落皆來降拓地環

二千里遹為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

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以轉運副使孫義叟為安撫使

高公老妻不辱而死詔贈節義族姬加遹龍圖閣直學

士熙州蘭湟經略安撫使遹既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

部尚書遹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觀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賜其子永裔上舍出身祕書省校書郎淶水人董才聚衆為賊攻敗城邑遼人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來歸才尋為遼所破遂上書請取全燕以自効王黼童貫大喜將許之遹言不可曰今以侍從備帥臣而真定中山邊接隙苟一開吾境得無事乎疏奏上然之又斥還才書才窮蹙轉入河東詔問遹遹復具疏極論其害洎遹徙熙州黼等卒納才又慮

適過闕入見有所陳趣使便道赴鎮時議更陝西大鐵錢價與銅錢輕重等適上言雖厲其禁終不可行居數月以疾乞致仕命提舉嵩山崇福宮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名適赴闕尋卒永裔歷知眉州言者論適欺罔朝廷以軍功永裔遂放罷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一